

韩少功：情怀就是你关切的半径

□傅小平

韩少功推出最新长篇小说《修改过程》，我与这位思想型作家、文化学者有了一次面对面的访谈。这次交谈，与其说是在进行紧张的思想交锋，倒不如说是做了一次神清气爽的精神漫游，自始至终我们都谈得特别放松，韩少功更是时不时发出朗朗笑声。



能不能把人写活，首先是一个态度问题，不是一个技术问题

傅小平：我觉得，作家要写好人物，不只是得掌握写作技巧，还得有相当阅历。换句话说，作家看透人情世故后，才会跳出自我，也更懂得设身处地。

韩少功：对，积累这种阅历，首先需要一种关心。因此能不能把人写活，首先是一个态度问题，不是一个技术问题。有些作家能写好自我，包括写好与自己同类型的人物，但一旦写到自我之外，写男女老少都不像，写雍容贵贱士农工商都只是些轻飘飘的影子。

傅小平：你似乎从60岁往后，或者说从《日夜书》开始，就进入了一个回望的创作阶段。你都是从早年的经历出发，用长篇的体量来审视、解剖我们这个时代。这不是说，你这十来年的创作里，是在有意识地对知青一代以及更广阔的时代做一个梳理？

韩少功：倒不一定有精心的预谋和选择，只是贴着感受走，听从自己的内心，自然就会这样了。当然，注重自己的第一手经验，理解也不一定对，有时也可能出现当局者迷的情况。但哪怕把自己的误解和无知记录下来，交给读者和历史，那也是一种责任吧。

傅小平：豆瓣上有网友评论说，《修改过程》是“回忆之书，审视之书，嘲讽控诉之书，犹疑不定之书”。小说里，记忆力绝佳的中文系主任肖鹏，感觉记忆力消退之后，因为担心失去记忆，所以开始写作。这样的构思，像是包含了某种隐喻性。你有没有肖鹏这样的紧迫感，担心自己再不回忆就晚了？肖鹏的所谓回忆，算不算他经历过虚无后的自我拯救？

韩少功：虚无主义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种思想暗潮。问题是，虚无主义看上去是一个狂欢节，但只要没有虚无到自杀，没把自己彻底虚无掉，一旦时间长了，就是漫长的不能承受之轻。肖鹏应该是能理解这一点的。

傅小平：对于“寻根文学”代表作家的标签，我记得你做过一些辩解，认为这样的论定简单、狭隘。但当时寻根派警惕一味西化，主张到民族文化传统里去“寻我们的根”的思

秀情怀，来一大堆形容词和感叹句，多半是假话。相反，一个作家，不管是写城还是写乡，不管是写人还是写物，一落笔就可见心性，藏也藏不住。有些人，连写爱情都没心没肺的，写上好几页还是陈词滥调，天下文章一大抄，情怀在哪里？倒是有些人，哪怕是写石头、写机器这种冷冰冰的东西，也能写得活色生香，有捂都捂不住的感觉和想象。就像鲁迅说的，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，水管里流出来的自然是水。

文学的好处就在于，可以用小指头捅破伪装，通过一个细节，把事情的这种复杂性表达出来。在很多时候，理论家做这事倒是挺费劲，很麻烦，绕口令式地说一大堆概念，还不一定说得清。以前有些人批评我，说我的东西不够鲜明，不够尖锐，不解气。对不起，我总是怀疑，很多解气之作失于简单化了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更愿意对那种“鲜明”表达鲜明的不同意，对那种“尖锐”表达尖锐的不服从。

傅小平：小说里惠子与肖鹏围绕“文学能多大程度地呈现真实”这个议题展开争论，挺有意思。

韩少功：非虚构，在严格的意义上也是虚构，至少是半虚构。提倡新历史主义的海登·怀特说过，史学其实是文学，虽然说得极端，但也有启发性。“名”和“实”可以相近和相似，但不可能达到百分百的契合，

不可能等同。档案就是真的吗？回忆录就是真的吗？不一定。哪怕一个人特别真诚地写日记，也可能误解自己，欺骗自己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非虚构写作也是一种“名”，“名”不一定得“实”。《三国志》和《三国演义》也都是“名”，只是两相比较，虚构成分有多少之分，有深浅之分。history 离 story 并不太远。换句话说，人类在逼近彼岸的认识上，既不能虚无和无所作为，也不能狂妄，不能把话说满，不必把日记、档案、回忆录一类东西，当作通向彼岸的捷径。

傅小平：你特别看重文学的认识功能。但有没有可能高估了文学的作用？文学让人有认知功能，哲学等其他学科，甚至只是图像，也都可以提供这样的功能。

韩少功：在英语世界里，文学的概念非常宽泛，广义的 literature 不单指文学，还包括所有文献，几乎涉及所有学科。其实中国先人理解“文”，定义“文”化和“文”明，也差不多。

傅小平：小说里惠子与肖鹏围绕“文学能多大程度地呈现真实”这个议题展开争论，挺有意思。

韩少功：非虚构，在严格的意义上也是虚构，至少是半虚构。提倡新历史主义的海登·怀特说过，史学其实是文学，虽然说得极端，但也有启发性。“名”和“实”可以相近和相似，但不可能达到百分百的契合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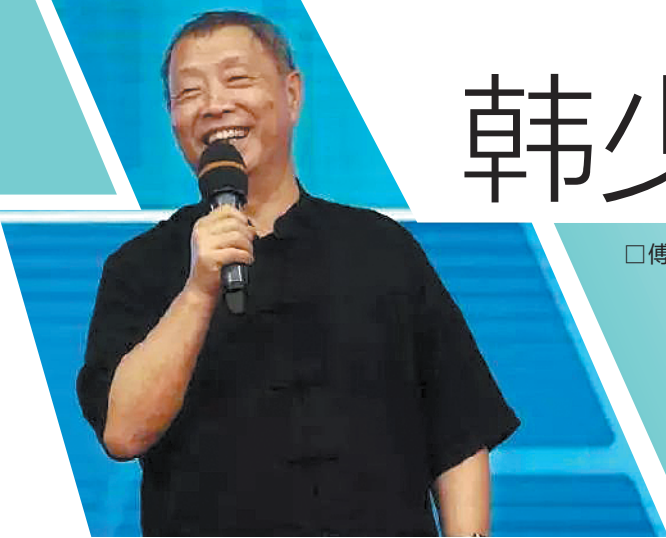
此，继承传统的真义，是我们重新发现和创造一个传统。这是另一层道理，好比我们不知道男人，很难知道女人是什么；没有经过白天，很难理解夜晚是怎么回事。

没有全球视野，“民族文化传统”也看不清，深入不了

傅小平：对于“寻根文学”代表作家的标签，我记得你做过一些辩解，认为这样的论定简单、狭隘。但当时寻根派警惕一味西化，主张到民族文化传统里去“寻我们的根”的思

想，至今还有价值。

韩少功：如果没有全球视野，没有对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文明成果的充分吸收，这个本土的“民族文化传统”也看不清，深入不了。因



我从来都不习惯凭空虚构，喜欢小说里那种细致入微、结结实实的逼真感

傅小平：你作为一个思想型或说学者型作家，一般是怎么进入小说写作状态的？是出于思想的步步推进，还是受了某种强烈的感觉或鲜明的意象的触动？从材料里知道，你早在20年前便尝试写77级的故事，等到几年前时机成熟了，才开始写《修改过程》，但从大的框架上看，总觉得你的这次写作后面有很多准备，也隐含了某种深远的思想背景。

韩少功：原来我和史铁生有个共同的想法：能想清楚的写随笔，想不清楚的写小说。这就像人的视野里，有聚焦区能看得清的，也有聚焦区外比较模糊的，“虚”掉的那部分。文学是用文字来表达细节的艺术，但很多细节没法用思想来条分缕析，说不出个一二三，有多义性，甚至可能一时无解。不尊重这种多义和无解，就会加强一种概念化，相当于文学的自杀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离思想越远越好。很明显，拒绝思想本身也是一种幻想，而且是一种懒汉思想，没啥可夸耀的。就像一个球员上场以后拼感觉，怎么赢球就怎么来，但这种优秀的感觉能力，各种神操作，恰好来自平时严格的研拟和规划，离不开开板的训练，恰好需要理性的思想。

傅小平：相比你20年前写的部分，这次写作做了哪些修改？尤其是细节呈现上，有很大的变动吗？

韩少功：这次重写改变特别大，不算原作修改，是另起炉灶。总的走向、构架都变了。即使保留了一些细节，但功能也都有所变化。我没法向你一代交代那些变了，怎么变的——写起来脑子发

热，怎么合适怎么来，哪记得住呵。我只能对你说，打掉上世纪80年代那种大学生的自负和自恋，热肠冷眼，可能是最重要的基调变化。原稿中也没有戏中戏的结构。

傅小平：有20年的时间跨度，很多想法都会起变化。不过，作为一个亲历者，你写77级，一定会有人好奇，里面写到的人物、故事有没有原型？

韩少功：我本科那个班，有六十来位同学，全年级有二百多位，至今为止，没有人来“对号入座”。可见这是一个虚构的东西。但在我的小说里，大部分人物都有原型——只是这些原型会被改造、被推演、被夸张、被拼接、被举一反三。原型是种子，最后完成的形象是树苗。我从来都不习惯凭空虚构，更不擅长依托档案资料去写汉朝、唐朝、火星人的什么。我喜欢小说里那种细致入微、结结实实的逼真感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没有原型依托，就会很困难，写起来不兴奋，也累人得多。

傅小平：评论家许子东在《当代小说阅读笔记》中说“韩少功在骨子上是个‘知青作家’”。因为不管你的写作有多大变化，“知青一代”始终是你表达的中心或重心，也是你思考的原点。

韩少功：这一代人就是我最熟悉、最亲近、最有发言资格的。我要面对现实，不面对它还能面对什么？我要写，不靠它还能靠什么？如果这道题我做不出，却靠口换一张卷子就能拿高分，不会有人相信的。何况这个考题有点意思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就在这几十年，就在这两三代人身上，确实值

得复盘和琢磨。这就像你同一个好友，在下一大雨的深夜回忆往事，床头对床头，聊得感慨不已，不也是一大乐趣？

傅小平：既然是写的回忆，其中定然有你亲身经历的印记。有意思的是，眼下年轻作家，尤其是网络作家很多都不写亲历的生活。

韩少功：我相信应该鼓励作家多种多样，哪怕是有一些作家，要做的恰好是关闭现实，在现实那里暂时告假。古有东方朔，是那时候的段子手。后有张恨水，鸳鸯蝴蝶派，那時候的“男频”或“女频”。应该说，发达社会里识字率大大提高。小康条件下，很多人的闲暇和精力也过剩。那么这种文字的消费品、休闲品还能少得了？这不也是民生需求、文化服务的合理部分？因此，面对这个识字率大升后的新情况，“巨婴”化读者剧增的新课题，人类既要管得住，包括防毒品和防沉迷，又得多一些理解和宽容。

傅小平：你近年的写作主要面向的，就是后知青时代，你写了当年的知青返城后的生活，也写到了知青下一代的生活故事。

韩少功：知青一代身上有悲剧性的东西，但见证和亲历了千年变局，阅历较为丰富，晚年还能把广场舞跳到欧洲，把手机自拍拍到非洲，也是有一份幸灾乐祸。肖鹏应该是能理解这一点的。

傅小平：豆瓣上有网友评论说，《修改过程》是“回忆之书，审视之书，嘲讽控诉之书，犹疑不定之书”。小说里，记忆力绝佳的中文系主任肖鹏，感觉记忆力消退之后，因为担心失去记忆，所以开始写作。这样的构思，像是包含了某种隐喻性。你有没有肖鹏这样的紧迫感，担心自己再不回忆就晚了？肖鹏的所谓回忆，算不算他经历过虚无后的自我拯救？

韩少功：虚无主义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种思想暗潮。问题是，虚无主义看上去是一个狂欢节，但只要没有虚无到自杀，没把自己彻底虚无掉，一旦时间长了，就是漫长的不能承受之轻。肖鹏应该是能理解这一点的。

一声呼唤，美如天籁

□岑桑

“母亲”这词儿，可以说是中小学作文课上使用最多的作文命题了。我自己遵语文老师之命，不知交出过多少篇以“母亲”为题的作文卷。浏览这篇短文的朋友们，兴许大都有此经历吧？人皆有母，母亲的音容笑貌、行为举止，在自己的儿女心中都是深深烙印着的。说起母亲，值得津津乐道的真可谓无穷无尽。

至于我自己，却有点与众不同。说及自己的母亲，我却“津津乐道”不起来。因为别人多半是以对母爱的感恩之情来“乐道”的；我对自己的亲娘倒也不缺感恩之情，只是每逢谈及，都不免掺进太多令人难受的凄怆感，因而伤心且欲语还休。

我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来到这世间的，那时国难当头，日本狼子野心的铁蹄开始肆无忌惮地践踏我们积弱的祖国，所以我可谓生不逢时。像四万万同胞的悲惨命运那样，沾血的日本军刀也把我们一家逼进了穷巷。我母亲就是在那兵荒马乱的

日子里辞世的。那年她才40多岁，而我才9岁。

至今我能记得住有关母亲的事已不多了，那个昔年的梦境却清晰如绘——那时我念小学，比我年长10岁的哥哥高中刚毕业。我们在广州没有家，哥儿俩在广州念书，都是寄寓于宗亲戚家。记得一天夜里，家里托人传来我母亲病故的噩耗，我很伤心，紧紧抱住哥哥，号啕大哭。当天晚上做了一个后来萦绕于心几十年的梦，那梦境至今仍清晰如故。我梦见慈母搂抱着我，哀伤地说：“我看着你一天天长成，可看不到你成人了……”

母亲的离世使我深受打击。我深感没有什么比失去母爱更甚的不幸了，于是扛着这深创巨痛，过早地告别了童年。

中国的电影事业大概是在我不幸的童年时代起步的。记得那时有两部名声显赫的国产影片《渔光曲》和《天伦》。这两部片子都是我当时“草根阶层”凄惨的生存状况为题材的悲情片。记得大人们聊天时常谈及这两部片子，那时由大人带进电影院看电影的小孩

是免费的，我就常跟大人去享这个福。可因年纪小，大人们一准是认为我看不懂这些悲情片的，只配看《神经六和高脚七》或《罗路哈和哈地》那一类滑稽剧，因此谁也不曾带我去看那两部片子。但那两部悲情片的主题曲我都会唱个七八成，因为我姐姐常常把它们哼个不停，哼得我耳朵都起茧了，自然也就唱了几句了。我唱得最熟的是《天伦歌》里面的一段：人皆有父，翳我独无；人皆有母，翳我独无。白云悠悠，江水东流，小鸟归去已无巢，人欲归去已无舟……

初时只跟着姐姐哼，哼得兴致勃勃，却不解歌词何意，后来我才慢慢从姐姐那儿大体懂得歌词的意思。之后，竟渐渐不想哼了，因为哼起来就想到自己“无母”、“无巢”也“无舟”，很难受。终于，我不再哼了，连姐姐哼时我也扭头走开，不愿听了。此后，每逢听见别人呼喊自己的妈妈，我都十分羡慕，随即因自己没有这种幸福而伤心，而自惭自愧。

啊，妈妈！没有比“妈妈”这

一声呼喊更为美好的声音了。“妈妈！”真是美如天籁的一声呼唤！把“妈妈”这一声呼唤喻作“天籁”之音，也许不至于被认为不靠谱吧？天籁是大自然至高、至纯、至美的音响，如鸟鸣啾啾，如薰风习习，如甘霖淅淅，如清溪潺潺……似乎是大自然为了稀释人间的混沌而奏鸣的琴声。我觉得没有比“妈妈”这一声呼唤与之为相近的了。“妈妈！”这是人类每一个新生命诞生之后学会的第一声呼唤。如此自然！如此清纯！如此甜蜜！如此温馨！“妈妈！”每听闻这一声呼唤，我都会自然而然地暗自为那位被儿女们亲昵地呼唤的母亲祝福。

最近两个月来，我一家几口都忙个不停。因为我老伴生病住院，行动不便，除了必须请一位24小时临床看护之外，还24小时都需要有亲属在旁侍候。这种特殊情况使得几个儿女都不得不轮流临床侍候。开家庭会议商谈轮值计划时，我坚持要负担一份轮值侍候之责，但大家因我年迈而反对。可是

接修建这么多幢“全楼”，而且中间留有一大块方形空地庭院，形成了“四合院”的城堡规模，最关键还是将住居处，这种建筑肯定还是瑶族富裕人家或是一个家族的居所。我的判断，即便在泰康山景区导游的详细介绍中得到了佐证。

再次回到寨子的正门时，我仿佛又听到了啾啾声、锣鼓声和连绵不断的鞭炮声及土炮声，还有那男女对唱山歌之声。这道门其实是礼仪之门，寨子里男男女女，迎亲和送亲都必须经此门；寨子里老人高寿，这又是拜寿贺寿之门；寨子里举行山歌会，这还是男女对歌的过关之门……走出这道门，我又行走在羊肠小道上。当年瑶民们正是沿着这条小路走出大

山，走亲访友，背粮、挑水。我的耳畔仿佛响起汉瑶两族儿女相邀山间对唱山歌的声音，我感受到他们的快乐，同时也感受到当年的战乱让他们背井离乡时的种种痛楚与无奈。

寨道的轮滑把我从山顶送到山下的停车处，我才终于从穿越中回过神来。回头望，遥远处的瑶寨遗址如今已成为占地约4276亩的泰康山生态旅游度假区里，是最让游客充满遐想的景点，成为一种诗与远方的代表。但我的思绪仍停留在当年瑶民的隐世生活中，他们选择在大山深处的山顶住居，也许是为了躲避战火，也许图的就是一份安静、一分惬意吧？看来，还是先人有远见。



制图/刘苗

几个儿女编值时，因为各有为难之处，大家又谈得不是很顺利。我见他们没有把排难待母置于至高之处的德行，有点懊恼，随口叹息道：“有个让自己侍奉的老母亲真是一种幸福啊！”这句心里话，纯然出于无意，并非用以责怪任何一个人。但想不到这喟然一叹，竟使儿女们蓦地停止了还在进行的争议，问题很顺利地便解决了。

事后我想，问题的解决不在于我那喟然一叹的本身，也许只在于这一叹唤醒了儿女们曾有的关于母亲所恩赐的温馨回忆，不禁慨然以温誓报之。

真的，没有让我侍奉母亲的机会，一直是我的大憾。唉，“妈妈！”

“乡音”征文 作品选登 唐人街遇见“箩底糕”

□陈灿富

在海外的乡亲说，要想品味较有家乡风味的点心或美食，不妨去纽约、洛杉矶或三藩市。有一天，由西雅图至纽约去旅行，走进布碌伦唐人街的一家饼店，无意中遇见了久违的“箩底糕”。

之前阅读某段文字如是说：千百年来，食物随着人们的脚步不停迁徙，不断流变，无论走多远，故乡的味道熟悉而顽固，就像一个定位系统，一头锁定千里外的异地，一头则牵绊记忆深处的故乡。箩底糕，正是我念念不忘的广东岭南地方小食。

何谓箩底糕？做这小吃用的摊档上的全部工具就是一只排单孔蜂窝煤炉、几个可自由翻转的格子烘烤器具，加上几个盘子、一张折着的小桌子和几张小凳子。格子烘烤器具拿起来就像个长柄的乒乓球拍，通过上下活动的把柄打开，球拍状的那头打开，里面呈格仔状。先将面粉加水搅拌均匀成面团。待烤器具被烧热，打开格子倒些油，将面团舀进烤制器具。然后合上器具，根据火力大小进行翻转烘烤，三五分钟后，一股熟透的清香便飘逸而出，箩底糕便烤熟了。

烤熟的箩底糕，呈整齐划一的格仔状，与人们常用的竹皮编制成的箩底底部相似，所以有了“箩底糕”之名。箩底糕分甜、咸两种口味。甜的箩底糕，不用添加其他馅料，用拌好的面浆烤制出来，根据客人的口味添加白砂糖、炼奶、蜜糖等配料；咸的箩底糕，在拌好的面浆中提前放入炒好的芋粒或菜粒。或根据客人要求，对面浆和馅料做出调整，比如加入

编者按

本刊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hdjs@ycwb.com，并以“乡音征文”为邮件主题，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、身份证号码。

统筹 易芝娜

与一座山结缘，真的不需要理由。驱车近两小时，抵达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泰康山时，真不知这山藏有什么宝，但一下车，一同采风的顺德区作协主席宋庆方便开玩笑地对我说：“看来只有古迹才能把你邀请来。”

这山里还藏着古迹？我带着问号坐上电瓶车继续上山。到达半山腰，见一简易的木楼上写有“古山寨”三字，我才明白宋主席先前所说的话——这山顶有一大片瑶族古山寨遗址。虽然是苗族族人，但自古“苗瑶不分家”，我的心弦马上被触动，立刻用行军的速度向山顶奔去。

走近这座城堡式的山寨，寨门已掩映在树木丛中。绕道走进去，才发现别有洞天。我从遗址的布

局中已读到那年那月“天人合一”的场景，以及那时那刻“沧桑伤感”的无奈……

寨子四周有竖石围垒的城墙，城墙4至5米高。寨子呈椭圆形，沿山形的高低而建。寨子设有山寨正门处、山寨武将住处、山寨头人住处、山寨议事厅、山寨居民住处、山寨粮食加工处、石磨、山寨低等居民处、山寨拴马和生畜处。正门的碑记上这样记载着：据考证，山寨占地面积约1800平方米，始建于明末，当时居住了60多户近200人，共聚居30—50年，废弃于清初。

我知道，苗瑶的文化通常是从正门开始的。只有从正门进入，才能真正穿越时空，与曾在这里生活过的瑶民对话，触摸到他们的

心灵。于是，我决定从正门重新走进山寨。终于，寨子里的一幅幅生活场景扑面而来——

刚踏入正门，我便仿佛看到木工正在对大门修整准备迎春；途经山寨议事厅，又仿佛看到山寨头人正在安排新春活动；路过山寨粮食加工处，寨民们正在忙着打豆腐、碾米；穿行于山寨居民处，寨民老少忙着贴春联；走到牲畜饲养处，屠夫们正在打理一头头宰杀的“年猪”……时光仿佛真的穿越了，整个寨子里的寨民们都正在喜迎新春。从楼基、墙基等遗迹中，我的眼前已浮现出这座山寨最原始的模样。

瑶民寨子因地制宜而建，有“半边楼、全楼、四合院”之分。我想，能在这山顶较平坦的地面上连